

桥

刘澍德 著



7232

桥

刘 澍 德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年 · 北 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部中篇小説是采用一个農村姑娘自述的形式，描寫了1953年推行收購余糧和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時，在雲南農村中所展開的劇烈鬥爭。作品刻畫了一個帶有強烈資本主義發家致富思想的新中農，表現了他在這些鬥爭中煩惱、徬徨終至轉變的全部過程；並且告訴我們：只有通過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座“橋”，個體農民才能最後地擺脫貧窮，走上真正幸福的道路。

本書曾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，現經作者重又作了一些修正，重排出版。

責任編輯 袁榴庄

責任校對 程 穗 封面畫 沈榮祥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540 字數69,000 開本780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3 $\frac{15}{16}$ 插頁2

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0000冊

定價(6)0.34元

統一書号: 10020·540

定 价: 0.34 元

你看，我把这个围腰头❶画成什么样子：几朵梅花差不多教我画成紅五星，落在梅枝上的喜鵲，像教大風吹的站不穩脚，身子側歪的那樣厉害，教人就心牠就要从樹上掉落下來。另一只在天空中扇着兩翅，正要往梅枝上落，冷眼一看，牠的尾巴也变成了第三只翅膀……坏透啦，这哪里像我画的？你想想，結婚的圍腰，是特別惹人眼睛的。人們看新媳妇，第一眼，首先看她的臉相生得俊不俊，再一眼就要看她圍腰上画的是什麼花，样式新鮮不新鮮，綉的漂亮不漂亮。画圍腰的人，往往跟新娘的生相、嫁粧，一同受到誇獎和嗤笑。小云結婚時節，如果紮起这个圍腰，人家一定要問：“哪个把圍腰画成这种醜样子！二珠嗎？她还算描花好手呐？吓……”

午間，小云來到家里，帶着一臉高兴，把一個印着貿易公司紅字的灰色小紙包扔在桌上，很神氣的說：“二珠，給我画一个‘喜鵲登梅’，好点画，可听見！我兩個嘛，今日你帮我，明日我再帮你。”我說：“你好不識

❶ 圍腰，即北方圍裙；圍腰頭，即圍裙嘴。

羞！只有我帮你，你能帮我哪样？”小云把眼珠斜到眼角上：“别装佯！老多年前怕就說成啦，哪个人不曉得！”我說：“他們說他們的，反正得我同意。”小云吃驚一般笑起來：“呵嚟呀，你还没同意？嘖，嘖，嘖，你跟小海，每日作活在一起，玩乐在一起，就差沒住在一起啦。”我瞪着眼睛說：“在一起又怎个！反正不到那时候，我就是不結婚。”小云知道我是指着入团說的，立刻用眼睛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了一番，然后說：“你是个好孩子，很有希望。”小云比我只大兩歲。要是和我年紀相仿的另外一个人，拿这种口气和我說話，我就要說：“到別处去擺你的老資格！”小云可就不同，哪管她說的是句笑話，我都覺得重要和有用的。

小云走后，我拿出筆、墨、硯台，先研好墨，然后打开紙包——呵哈，白龍頭細布，虽然沒漂过，布絲可是又白又細密。样式已經剪好，很像村子南面那座小团山。望着，望着，小团山上真就生出一棵梅樹，枝上开滿紅色的梅花，一只喜鵲落在高枝上，仰着头，張着嘴，招喚牠的同伴。另一只喜鵲，从天空飛下來，抖着翅膀，翹起尾巴，就要落到同伴的身旁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拿起圍腰头，貼到胸脯上面，不由的走到牆边，站在土改时分得的那塊一尺長的大鏡子跟前，看了一眼，我立刻呆住了。我想起那年冬天，忽然落了大雪（从生我下來，第一次見到的雪），地上的雪虽然化了，小团山

还是白白的。当时全村子人都跑出来看山，看雪。山景确是很好，只是一片乌云，在山背后的天空上翻腾。大家说：“可惜是个阴天，要是晴天，团山更好看啦。”我的旧衣服补着各式各样的补丁，就像那片乌云一样，襯得小团山都醜陋啦。心里一不痛快，不单梅花画的走了样，就连喜鵲也生出三只翅膀来啦。

我并非为穿不上好衣服就生闷气。你想想，再两日就要交“冬至”了，身上连多一件遮寒的衣服都没有。仅只这件旧衣服，已经破得七零八落，补丁快要补不住啦。昨日到小海家去玩，小香（小海妹妹）那小鬼，挨我身边站着，两手一齐搭在我的右肩头上。忽然间，她鬼笑鬼笑的，不住对她哥哥使眼色，引小海向我身上注意。小海一面拿眼睛向我身上膘，一面向他妹妹摇头，像是禁止她的样子。我立刻晓得：他们对我一定又搞什么怪名堂，赶忙把眼光收到自己的身上——呵呀，原来小香扯起我衣服上的补丁，胸前露出一块白白的三角——我回手打了小香胳膊一巴掌，赶忙跑回家里来。

要是还在解放前的苦日子熬，要是今年的年景不好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大家谁不知道我家今年增了产，哪个不说我爹高正国的增产，得了他女儿的力。可是谷子攒完了，家中一粒也没存，在场上就你三斗、他二斗的借出去了。最怪不过的是：这些日来，爹每日都是出去赶牛车。（据说赶一天牛车，抵得三个割谷子的工。）

他清早出去时，总是拿菜叶包上兩個飯团（他不肯在外面下館子），爰呷几口煙，烤菸又是家出的。花銷一丁点全沒有，拉車錢却一文也不帶回家里來。上前天，媽問了他一句，他沉下臉來說：“你可是查賬？”媽見爹不高兴，就不再往下問啦。媽既然不追究，作女兒的就不便多事，因為我們一家是全村公認的和美家庭吵。

一陣爭吵夾着笑声，从小海家樓上西窗口里傳過來。小香叫的最兇，笑的最响。喊声里好像还夾帶上了我。你知道，我向來是不爰在背地里偷听別人說話的，可是小海家的話，有时候我总要听他一听，何況話里面还有我一份呢？

我們兩家虽然分住在兩院，房子却是很挨近。我家的东山牆，緊靠他家西山牆，兩房中間隔着一个六尺寬的土台，台上面生着一棵石榴樹。小海家的山牆上，开着一道窗子，話声就是从那里傳出來的。

我走到石榴樹下，听見小香正說：“……爹也向着她，媽也向着她，給我買一样，就給她買兩样，我說吧，要不是爹媽偏向，也是哥哥出的主意，哼！”

“哪个主意？哪个主意？你混說些什么！”小海声气里，帶着半真半假的气憤。

“你就是爰眼热。”說話的是二孀（小海的媽），
“告訴你，我的主意。昨日你不是把二珠的胸口都給扯通啦？二珠早晚总归是我家的人。你还看不出來，要是

等她爹給她縫衣服，恐怕要把二珠凍病吶。”

“那老倌快要變成財迷啦！真是……”

小海的話頭，立刻被他媽截住：“聲氣放小些，小心他們聽見吶。”

只听樓板咚的一响，我赶忙躲到樹蔭底下。从樹枝縫縫向上一看，一个闭下巴，兩個圓鼻孔，長長眉毛上盖着一綹黑頭髮。兩只大眼睛，从院心轉到房門口，然後輕輕咳嗽一下，小聲的：“二珠，二珠！”喊了兩聲。要在平日，就是不搭腔，總要走出樹影，望着他笑笑，或者打个手勢。今日，我緊緊貼着樹身，教他連影子也瞄不着。

随着，地板又是咚的一声响：“还好，他們全不在家。”跟着就听他媽說：“說實在話，我可沒見過這份人，對他的老牛比姑娘還上心。你看你大爹（指我爹）每日清早，提着手籃蹲在牛身邊，一把一把給牛抓癢，一個一個代老牛找虱子，姑娘凍的什麼樣，他全管不着！”

小海說：“聽說老倌把拉車錢在外村放了賬。他自己不肯對人說，瓶口罐口紮得住，人口可是紮不住。”

我實在听不下去了，立刻跳下土台，退回院子來。我很想動點真氣——氣他們一家不應該那樣看待我爹！但是，我又氣不起來。我們兩家好了幾十年，我和小海又是從小就在一起長大的。小海和我好，他們全是笑着，

盼望我們走到那一天。尤其那个二嬸，她對我真是知寒知暖的。拿今日事情來說，她對我的關心，已經勝過我的爹媽。再說小海吧，爹這几个月整日趕牛車，田里的活，全丟給我一個人，一到忙不過來，小海就起早貪黑的幫助我。大家常常取笑說：“小海已經是高正國的兒子，……”有了這些關係，我的氣怎會“真”得起來呢。

媽從地裡抱回幾大棵青菜，到廚房去燒晚飯，把米洗好，缸裡水已經空了。我拿起勾担，掛上水桶，到龍潭去挑水。龍潭在村西，有半里遠近，去時下坡路，回來就很吃力。我走出村子，剛要走下坡腳，就見小海挑着兩桶水，從仙人掌的夾道裡，邁着快步走上來。走到跟前，他歇下水桶，笑一笑，努努嘴，意思是：要我把水桶和他對換。我說：“不要你的。”我並沒有望他，我望着水桶裡的一片菜葉（葉旁邊映出他的面影）。小海說：“你怎像生了氣？是不是小香昨日惹了你？”他左手抬着扁担，伸出右手向我肩上抓。我退了一步，“人就是怪，當面作人情，背地裡……”我趕忙把話嚥住。我覺得，假如我真個說出來，以後說的人自然不肯再說，聽的人也就無法再听了。幸好他沒听清我的話，只說：“趕快，我不能給你送到家裡去，因為有你在，當着你媽的面不大好意思。”

等我挑起他的水桶，剛才走了三步，小海在背后就說：“哼，明明想要，還要拿一手，我這才叫冤枉吶。”曉得他是故意逗我，我也就不理他。當我把水挑到家里，媽笑着說：“我的女兒，可真有本事，出去就回來，像井在門口一樣。”我臉上當時發了燒，却回答不出一句話來。我的心里說：“媽，別裝昏，爹跟我不在家時，你用的水打哪里來的呀？”

我把菜洗完，切好，媽向鍋里舀了兩瓢水，把青菜放到鍋里。她回轉身從牆洞上拿下兩個罐罐，兩個全是空的。她皺了一下眉：“少油無鹽，日子過的真焦心。”我順口抵上一句：“你就會對我訴苦，爹一回來，啥話都沒有啦。”媽說：“我不對你爹說，難道我怕他嗎？我不願意為了吃吃穿穿跟男人吵嘴。老古語說：‘酒肉賓朋，柴米夫妻，’我紮實恨這句話；那是笑女人吃不得苦。我跟你爹苦了一輩子，為了吃吃喝喝，向來沒有爭吵過，你從小到大，親眼看見的。再說你爹，又不是那份胡吃亂用的人……”

媽正在教訓我，廚房忽然一黑，二孀就像一堵牆那樣站在門口：“你們真早班吶，我們還沒燒火，你家飯都好啦。”二孀的胖身子，把屋門遮住了一多半。她胳膊窩里夾着一捲布，面上帶起親切的笑容，看看媽又看看我。我已經曉得她是幹什麼來的，借故說廚房小，自己退到門外，讓二孀進來。

媽說：“飯燒好還早啦，还得給油罐烤烤火，鹽罐洗洗澡呐。”二孀說：“你家是省吃儉用，並不是沒錢買。”媽說：“有錢還說啥！就是她爹不得閒，二珠還可以買啦。”二孀說：“別哭窮好不好？你家有几斤几兩，瞞得別人可瞞得过我！”媽說：“就算瞞不得你，那你就估估到底是几斤几兩！”兩個人各佔灶台一面，半真半假的吵着。媽像生了氣。二孀把爛眼邊擠成兩條紅肉。她說：“我並非來跟你吵嘴。說正經的吧，我是給小二珠送点东西。”說着，把布捲放在鹽罐口上，“几尺布，給孩子縫件衣服。”媽說：“你这是幹哪样？別看少油無鹽，縫件衣服錢還有呐。別羞人吧！”二孀說：“告訴你，這一年來，家里外頭，二珠沒少幫助我們，一年到頭啦，就是这点小意思。”二孀編出來的理由，根本是不能成立的。你听媽怎个說：“呵嚟呀！你是和我清工結賬來啦！提到幹活，小海幫助我們的不是更多嘛，你說我該怎个还法吧。”二孀知道非說實話不可啦，就湊前一步，說：“說老實話，再三日就是冬至節，二珠身上衣服还很單薄，我跟他爹說：我們買冬衣給二珠也帶一份吧，早晚还不是自家人。你老兩口可千萬多不得心，我們兩家，你是誰，我是誰，用不着分斤劈兩。我兩個長話短說着，如果明年給二珠送东西，我們少送來个件把兩样，你們也是不会挑剔吵——我得赶快回去煮飯，他爹晚上还要出去开会呐。”

送二孀出門，帶回一捆松毛，抽出一條，挽了一個結，丟進灶膛裏面，甌子底下立刻冒起泡沫，發出嘩嘩的響聲。媽正翻弄着二孀送來的布：六尺紅標布，六尺陰丹士林布。媽說：“上衣有啦，褲子也有啦，還是我二珠好，有人惦記着。”我心里正在不是滋味——從畫圍腰時想到的，石榴樹下聽到的，送布來時看到的，對於我不是快樂，却是悶躁。我十八九歲的人，分得了田，自己又能勞動，我就該有獨立的生活，用不着這個扶養，那個照顧！但是，目前，連穿一件衣服，還得指着這個，望着那個！同時從送布上面，我好像看出我們兩家人已經起了什麼變化，兩家的生活也有些不大同道，要我清楚說嗎，我又說不出來。我的心正在鬱扭着，媽的風涼話使我發起火來：“是我要他們送來的嗎？我有田，我能勞動，用得着哪個送！兩塊布稀奇不得，你根本就不該留下……”我還能說下去，却被一串咚咚腳步聲給打斷了。

小香端着兩個土瓷碗，甩着兩條小辮子，一直跑入廚房。噠噠兩响，碗落在灶台上面：半碗白白的豬油，一碗舂成細粉的鹽巴。她气喘喘的說：“快騰，快騰，我鍋裏的飯快爛啦。”我說：“圖快，你就原樣端回去。”媽生怕我把氣發到小香身上，趕忙說：“小香，要忙，你先走，我馬上騰完就給你們送去。——你二珠姐又犯老毛病啦。”小香說：“我知道她的病根在哪。”說

着，我觉得胳膊窝一痒。当我轉过身來，小香已經跳出門坎，在窗口外面用手指着我：“哈，哈，昨日打我一巴掌，今天算是撈回本來啦。”說完，撒开脚奔 toward 大門飛跑。到門口剛要轉弯，只見小辮子繞了个花，身子向右一側歪，立刻被門外面一只大手抓住。——要不是爹的眼快手急，小香会跟我家老水牛牴起架來。

爹卸了車，把老牛拴在車轅上。从車上蓑衣底下拉出一把稻草，丢在牛嘴下面。然后按照老習慣，到厨房來洗臉洗脚。我虽对爹不滿，但他走路的样子却使我吃了一驚。往时，爹穿起土改时節分來的大皮鞋，挺起高高的身骨，每跨一大步，地心震得咚咚响。現在他肩头有些側到左边，二十多步路，走了兩個小弯，粉紅色的塵土，迷盖滿臉上的皺紋，低垂着头，好像脖大筋快要支持不起啦。

媽打來一盆水。爹先洗完臉，然后洗脚。草鞋底已經磨的快要通了洞，上面的綁脚断了，用麻繩子拴着。我以为他会把它丢掉的，可是脚洗完了，脚掌搭在盆边上，拿起麻繩抖抖索索的补綴起草鞋來。

我把飯桌放在他的身边，擺起三个人的碗筷。媽端出甌子，盛上飯菜，又从屋里端出一碗滷腐。他的草鞋还没有补完。

媽催他兩三次，爹把沒补完的草鞋，擺在桌子下面，他左手撑着桌面，在草墩上扭轉身子时候，他緊緊

的皺起眉毛，好像搬運沉重東西那樣吃力。“唉，可真累够啦。”媽說：“整日騎在牛身上，怎個還喊累吶？”

爹拿起筷子說：“別人趕車騎牛，我可從來也沒騎過，為了教老牛省點力氣可以多拉一些。今日給糧食局拉石灰，大家的車全裝好了，剩下几塊就是沒人肯拉。掂掂分量，也不過兩百來往斤，我就把它裝上啦，回頭是上坡路，再加上額外的分量，沒拉上五里路，老牛喘的生像拉風箱。我又貪多拉又心疼牛，心里老實着急。後來我还是用出老辦法，把皮條拴在牛車上，我跟老牛說：‘走吧，我幫你個忙。’我們兩個一同拽，一同喘，一同流汗，我心疼老牛，老牛也像心疼我。拉上坡來，一身大汗把眼睛流得都發黑啦。”說着，他端起湯盆，吱吱呷了起來：“啊，好甜的青菜湯！”舌头連連舐上唇的鬍子尖，把笑容顯得很奇怪。爹誇獎媽的飯菜，是我家的老規矩，从我記事以來，就是這個樣子。在舊社會，爹長年在外幫工，只有逢年過節才有機會回家看望我們一眼。媽知道爹要回來，無論想盡什麼辦法，總給爹做點可口的東西吃吃。爹坐上桌子，吃到在地主家里一點也沾不到嘴皮的東西，總要誇獎一番：“這菜味真甜。”直到媽笑着說：“吃吧，別費話啦。”爹的嘴才光為吃飯活動啦。

今日，媽並沒有笑（當然更提不到滿意）。媽把筷子搭在碗边上，望着爹說：“你單知道甜，一點油鹽都

不向家買，今日不教她二孀送來点油鹽，想甜也甜不起來。你赶快留下几文錢吧。”爹說：“呵呀，一回家來总是这一套，不是油，就是鹽，一点也不可憐人。解放前，蕎麵拌辣子，日子也混过啦。現在日日吃大米飯，一时缺点油鹽，这就吵过不得，人就是不知足！不知足，没办法！”媽說：“解放前是解放前，現在翻了身，手里又不是沒有，大家一年苦到头，还是少吃無穿，你說說，翻身为的是哪样？”爹說：“我也沒比你們兩娘母吃的好，穿的好呀！”我剛想插嘴，媽一把扯住我的衣服：“你看看，孩子衣服破成啥样子！你不可憐，別人都可憐啦，別人把布都送來啦！”爹的平靜的臉上，一点也沒露出什么表情，就像早知道是怎么一台事和應該有这么一台事一样。立刻就說：“有人送來不更好嗎？我就省得再買啦。”他拉拉自己被汗水浸的半藍半白的上衣：“你看，我的衣服也不是破嗎，你摸摸，汗气還沒干啦。”

我立刻插了嘴：“爹，你的錢放什么地方啦，大家整天这样苦，不是为了把生活过好点嗎？”爹連連搖頭：“莫急，好生活，还早些。耐着点吧……現在就是苦一些，总算有个奔头！”說到这里，爹顯然高兴起來，最后一口飯，筷子扒的又响又快，他的精神像又壯旺起來。

爹放下筷子，打开皮烟盒，裹起草烟。媽提泔水去

喂兩個大胖豬，我向厨房里收拾碗筷。兩只鴿子，一羣小鷄，吃飯時圍着桌子繞，人一離開立刻跳上桌子啄飯粒。那個大胆的小紅公鷄，竟跳上甌子邊，翹着尾巴，一口一口啄里面的白飯。忽然，噠的一聲，五六只小鷄，像受了爆炸一般，忽的飛到半空。方桌面上，馬上出現一個很深的圓圓坑。爹手里擎着煙管，眼睛瞪得煙鍋那樣圓。甌子里的飯，已經教小公鷄啄出一些黑點點。我爽性抓起被鷄啄過的飯，給小鷄撒在地下。這一來，爹更氣啦：“你這是幹什麼？田里、場上，滿地全是穀子，你竟拿飯來喂鷄！你拋撒，浪費，你應該還是吃菜葉、樹根，你糟蹋人！”這幾個“你”，可把我罵吱啦。我說：“不用吵，快要不糟蹋你家啦。”爹像着針刺了一下，猛然一怔，使力望着我往回端甌子的後影：“很好，我曉得……”

待我回來抹桌子，二叔（小海爹）走進院子來。爹說：“來的正好，我正想找你啦。”二叔說：“用不到你找，我先來找你吧。”我丟過一個草墩，二叔坐在桌子對面，爹把煙盒向他那一推：“呷煙吧，自家捲。”我覺得有些稀奇。這兩個人你說“我找你”，他也說“我找你”，找到一起卻沒話可說了。爹呢，煙鍋拄在兩腿中間，兩眼盯盯的瞪着地皮。小海爹，呷起煙，皺着兩條黑眉毛，好像心事重重的樣子。

坐了一會，呷了兩口煙，小海爹望着爹說：“今日